



# 特雷萨·卡雷尼奥

## Teresa Carreño

文 / Alexander Letvin

译 / 李向颖

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这些几乎截然相反的对立物，被传奇性的集中于19世纪一位女钢琴家的身上。特雷萨·卡雷尼奥（1853—1917）这个性格暴烈的委内瑞拉人，高大、有力、美丽（属于轮廓清晰的那一类）、性感，有过4次婚姻，率真的个性势不可挡、令人振奋。克拉拉·舒曼则娇小、虔诚、深刻，是位多产的母亲，在丈夫罗伯特死后（她身穿黑色衣服直到逝世）的标准寡妇，一个本质上的音乐艺术和日尔曼人最完美的女祭祀。卡雷尼奥演奏时，你多半期望从她意识里所散发出的烟雾和激情吞没钢琴。而克拉拉演奏时，你会闭上眼睛，用手指抚摸着你的玫瑰花园（或别的什么东西），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她是一个女人，更确切地说，一个“女钢琴家”。卡雷尼奥放弃了不切题的性别问题。克劳迪奥·阿劳听完她的演奏就再也没忘记，“她是一个女神。她有那种让人不能相信的魅力——才能！我不认为我曾经听过哪个

人给柏林交响乐团、给这个古老的音乐厅注满这种声音。她的八度音阶是神奇的！我不认为今天还有谁能演奏这样的八度。它的速度和力度是难以置信的”。他表述时没有说“今天的每一个妇女”，而是“每个人”——当他说这些时，霍洛维兹、鲁宾斯坦和拉赫玛尼诺夫全都在世并且充满活力。对可怕的汉斯·冯·彪罗来说，她完全是“这个时代最有趣味的钢琴家。一个奇迹。她将所有的钢琴游行者们走过的场地清扫一空，在她到达之后，一定将他们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她在音乐厅中没有完全释放的十足音量是惊人的，但正像帕德雷夫斯基说的那样，音量并不是一切，“卡雷尼奥拥有非常洪亮的声音，但是那不是一种美丽的音调，因为美丽的音调必须包括柔和，但这里丝毫也没有，只有光辉”。这虽然是帕德雷夫斯基个人的看法，但确实反映了部分人的观点。

与大多数钢琴家相比，卡雷尼奥有理由对音质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她对音质的认识相当内行。

早在十几岁时，她就拥有一副正在发育的，非凡、优美的女中音嗓音，它强烈吸引了罗西尼和著名的阿德利娜·帕蒂（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他们力劝她放弃音乐厅而转向歌剧院发展。对卡雷尼奥来说，她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互相排斥的原由，因此她从事着双重职业，然而，在这里，钢琴占主导地位并维持着优势。她在歌剧里的首次演出，十分偶然，那是在1872年她作为独奏钢琴家跟随詹姆斯·亨利·麦珀里森（James Henry Mapleson）歌剧公司旅行时。当其中的一名歌剧演员生病时，卡雷尼奥代替演员作为梅耶贝尔歌剧《胡格诺教徒》中的王后，站到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在随后的几年里如果不是一个指挥同样的缺席，卡雷尼奥认为不会再有别的事有可能让她突破这个缺口并且自己指挥整场音乐会。在她那意想不到的歌剧首演一年之后，在纽约，她因为在莫扎特《唐璜》中饰演泽丽娜（Zerlina）而受到极大的关注（在剧中，她的第二任丈夫——男中音葛瓦尼·塔利皮特饰演唐璜）。简要说，在他们特有的暴风雨式的婚姻中，事实上她放弃了钢琴演奏事业，但作为歌剧首席女主角，她获得了相当大的世界级的声誉；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在南美举行巡回演出，在那里，多半可以预言，她受到了观众狂热的欢迎。但是，那些古板的观众像对待呼吸一样自然地对待她。

作为一个8岁的神童，她使阿德利娜·帕蒂叫绝，随后在同一年（1861年），她被钢琴家——路易斯·莫劳·戈特沙尔克（Louis Moreau Gottschalk）宣布为天才，顺便说一下，对戈特沙尔克来说优美的音质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优美的音质，他1844年举行的钢琴首演就不会受到肖邦的赞美）。一年以后，作为已经在两大洲举行过钢琴巡演的老手，她在白宫进行演奏，在那里，她抱怨钢琴的可用性，但很优雅地同意了林肯总统的请求：为总统演奏了他喜欢的一首作品——《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13岁在巴黎时，她给所有听过她演奏的人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其中包括罗西尼和李斯特，李斯特提出愿意教授她。但是，特雷萨没有兴趣住在罗马，因此她拒绝了他——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但是，她跟他伟大的匹敌者安东·鲁宾斯坦

上了很多课，他们各自的游历生涯使这成为可能。作为作曲家，她写了大量上乘的沙龙音乐，在作品的风格、精神上与克莱斯勒（Kreisler）、罗森塔尔（Rosenthal）、鲁宾斯坦（Rubinstein）、阿连斯基（Arensky）等人的相似（超出她伟大导师戈特沙尔克的暗示）。在她的七十多部作品中，大部分创作自她十几岁立足于巴黎之时。之后的岁月里，她写过一部弦乐四重奏。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歌谣圆舞曲》（Vals Gayo），大约创作于1910年，她逝世前的7年。在这部作品中她好像受到了法国印象派作曲家们的影响。

卡雷尼奥的音乐对她骚乱的私人生活几乎没有有什么影响。她与小提琴家埃米尔·索雷（Emile Sauret）的第一次婚姻，在两年内宣布失败。接下来的是前面提到的塔利皮特。她的第三次婚姻，是与伟大但个子矮小的钢琴家、作曲家尤金·德·阿尔伯特（Eugen d'Albert）（被大家称为“小巨人”），此时她早已回到了钢琴舞台上。德·阿尔伯特比她小11岁，是他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很少有两个如此极端利己、性情火爆的人同居，结婚的则更少。在以前的婚姻中，他们两个人都有孩子，并且故事还在继续进行，一天，德·阿尔伯特跑到他妻子的住所（他们分居在一个德式建筑的两头）大声喊到：“特雷萨！快过来！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正在与咱们的孩子打架！”卡雷尼奥的个人生活从来都不是十分私密的。她的事件、她的丈夫、她的孩子等等，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德国报纸的一则评论可作为一个例证，其中报道：“昨天在第四场交响音乐会上，卡雷尼奥夫人第一次演奏她第三任丈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随之接踵而来的离婚和她的第四任丈夫，导致了一场较小的流言蜚语，因为她的第四位丈夫是她第二位丈夫的弟弟。但是她最后的这次婚姻是幸福的。直到64岁去世的前一段时间她还在进行演奏，并被作为整个音乐界的崇拜对象结束了她的一生。遗憾的是，在其钢琴生涯中，她晚期的生活使她的艺术家形象蒙上了阴影。

（译自《PIANO》2003年5、6月号） □